集異志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異志集

陸勳集

本館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集異志卷之一

唐　比部陸中郎撰集

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爲丈夫。京房曰。女子化爲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爲王。丈夫化爲女子。茲謂陵勝。厥咎亡。一曰男化爲女。宮刑濫也。女化爲男。婦政行也。

濟潛王時。齊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其後燕昭王伐齊。潛王出奔。爲淖齒所殺。

秦始皇三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服夷狄服。凡十二人。見于臨洮。天戒若曰。勿爲夷狄之行。將受其禍。是歲始皇初幷六國。反喜以爲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後十四年而泰亡。

漢景帝二年九月。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時膠東、膠西、濟南、蕺川四國有舉兵謀反。謀有吳王濞起。連楚趙凡七國。下密縣居四齊之中。角兵象上鄉者也。老人、吳王象也。年七十、七國象也。天戒若曰。人不當生角。猶諸侯不當舉兵以鄉京師也。禍從老人生。七國俱敗亡。

漢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言此陽變爲陰。將亡繼嗣。自相滅之象。一曰嫁爲人婦。生一子者。將復一世乃絕。

漢武帝與羣臣宴未央。方食黍。曜忽聞語云。老臣尋覓不見。梁上有一公。長九寸。拄杖僂步。帝問之。公下稽首不言。自仰視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見。問東方朔。朔對曰。其名爲藻。兼水木之精也。夏巢林。冬潛河。陛

下興造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視屋者。殿名未央也。俯視脚者。腳足也。願王足於此也。帝爲此暫止。後幸河渚。聞水底有弦歌之聲。殽饌芬芳。前梁上公及年少數人。絳衣素帶。皆長八九寸。淩波而出。或有挾樂器者。帝命坐於食案上。老父曰。老臣前昧死歸訴。幸蒙陛下卽息斧斤。全其居宅。不勝欣躍。故私相賀耳。便治絃而歌。聲大小無異於人。清婉繞梁。帝欣悅勸酒。乃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又曰可思□珊珍異見貽。老父顧命取洞穴之寶。一人下波淵。帝倏忽還得一大珠。數寸。明耀絕世。俄而公等忽然而去。東方朔曰。螺殼中是蛟髓。以傅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於坐草中用之產易。武帝惑於神仙。故有此怪。

漢靈帝建寧二年。雒陽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胸俱全。人以爲不祥。墮地卽棄之。自此之後。河內婦食夫。河南夫食婦。時靈帝昏弱。宦官專政。其後宋后被廢。此其應也。

光和元年五月壬午。有人白衣欲入德陽門。自稱梁伯夏教上殿爲天子。中黃門垣貴等呼門吏僕射欲收縛。須臾還去。求索不得。不知姓名。其後張角作亂。漢室遂亡。

漢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既死棺殮月餘。其母開棺中有聲。開棺出之遂生。占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其後曹操由庶士起。建安七年越地有男子化爲女子。周羣上言。哀帝時亦有此異。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漢亡。

漢末糜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里。路傍見一婦人。從竺求寄戴。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往當

燒東海糜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不燒。如此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家。遽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漢末大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塚者。宮人猶活。既出復平如舊。魏郭后愛念之。留於宮中。常在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言皆有條緒。未幾郭后崩。其人泣死。

吳孫策欲渡江襲許。與于吉俱。時大旱。所在燔厲。策催諸將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見將士多在吉所。策因此激怒。言我不如于吉耶。而汝等爭先趨附之。使使收吉至。呵問之曰。天旱不雨。道途艱澀。不時得過。孤自早出。而卿不同憂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態。惑吾部伍。會當相除。令人縛著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誅。俄而雲氣上蒸。膚寸而合。至日中大雨。總至溪壑盈溢。將士喜悅。以爲吉必見原。並往慶慰。策遂殺之。將士哀惜。共藏其尸。至夜忽更興雲覆之。明日往視。不知所在。策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常。後治創方差。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者再三。因撲鏡大叫。創皆崩裂。須臾而死。

吳孫權太元元年。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言語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棠賫輔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棠俱出。與棠及所在郡中令長談論。棠等無以易。所歷山川。輒遣婢與神相聞。秋七月棠與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爲立第舍。數使近臣賫酒食往。表說承早小事。往往讖有驗。孫盛曰。盛聞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權年老志衰。權臣在側。嬖嫡立庶。妾爲妻。可謂涼德矣。涼薄也。而偶歿待命。永福妖邪。將亡之兆。不亦顯乎。

吳孫休時。烏程人有得困疾。及差能以響言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其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所過向十數里。其隣人有責息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爲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爲鬼神。卽顚倒昇之。其人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此亦妖異也。

吳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爲黿。兄弟閉戶衞之。掘堂上作一池。寔中水。黿入池游戲二日。引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轉輸自躍入於遠潭。遂不復還。此吳亡之象也。

吳成將鄧喜殺豬祀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喜引弓射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後人白喜謀北叛。閽門被誅。

後周保定三年。有人產子。男陰在背上。如尾。兩足指如獸爪。陰不當生於背。而生於背者。陰陽反覆。君臣顚倒之象。人足不當有爪。而有爪者。將至攫人之變也。是時晉陽公宇文護專擅朝政。征伐自已。陰懷簒逆。天戒若曰。君臣之分已倒矣。將行攫噬之禍。帝見變而悟。遂誅晉公。親萬機。克平齊國。號爲高祖。轉禍爲福之效也。

晉武帝咸寧二年十二月。琅邪人顏畿病死。棺殮已久。家人咸夢畿謂己曰。我當復生。可急開棺。遂出之。漸能飲食。屈伸視瞻。不能行語。二年復死。京房易傳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厥妖人死復生。其後劉石僭逆俱亡。

晉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周世寧八歲漸化爲男子至十七八而氣性成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爲丈夫茲爲陰昌賤人爲王此亦劉石覆蕩天下之妖也

晉惠帝光熙元年會稽謝眞生子頭大而有髮兩瞧反向上有男女兩體生便作丈夫聲經一日死此下人伐上之痾諸王僭亂之妖也

晉惠帝時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聘其夫戍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父母強迫之不得已而去尋病卒其夫戍還問女所在其家備言其事夫徑往墓所哭甚哀便發塚開棺女還活因與俱歸後夫聞之詣官爭之不能決祕書郎王導以爲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

晉懷帝永嘉元年吳縣萬詳婢生子鳥頭兩足馬蹄一手無指尾黃色大如枕此亦人妖亂之象也五年五月抱罕令嚴根婢產一龍一女一鵝京房易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爲天下大兵是時承惠帝之後四海沸騰尋而陷於平陽爲劉聰所害此其應也

晉愍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儁妻產二女腹與心相合自胸以上臍以下各分此蓋天下未一之妖也時內史呂會上言按瑞應圖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畝同穎謂之嘉禾草木之瑞猶以爲瑞今二人同心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蓋四海同心之瑞也時皆哂之俄而四海分崩帝亦淪沒

晉元嘉九年南陽樂遐嘗狂生忽聞室中有人呼其夫婦名甚急夜半乃止殊自驚懼後數日婦產後還忽舉體衣服總是血未及三月而夫婦相繼病卒

晉謝靈運以元嘉五年忽見謝晦手提其頭來坐別牀血淋落不可忍視又所服豹皮裘血淹滿篋及爲臨川郡飯中忽有大蟲謝遂被誅

魏公孫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不聲其國滅亡始公孫度據遼至淵三世而亡

漢劉聰建興元年正月平陽地震其崇明觀陷爲池水赤如血赤氣上亘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赴作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達於平陽肉旁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聰后劉氏產一蛇一獸各害人而去尋之不得頃之見於隕肉之旁是時劉聰納劉殷二女並爲后天戒若曰聰既自姓劉二后又俱劉氏逆骨肉之綱亂人倫之則隕肉諸妖其禍亦大俄而劉氏死哭聲自絕

漢劉聰時光義人羊充妻產子二頭其夫竊而食之三日而死

劉聰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殮及蘇言見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而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爲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吾家死亡略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宜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而回道過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爲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妻之約歸置皮囊于几上俄而蘇使左右几上皷取皮囊開

視之有一方白田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玉幷葬焉劉昫之言雖荒唐渺茫然劉聰淫虐無道亦其將亡之先兆也

晉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襲王敦既而中止及還家多變怪照鏡不見其頭尋爲王敦所襲遂夷滅安帝義熙初東陽太守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頭尋亦被害

晉阮瞻嘗著無鬼論而一鬼通姓名作客詣之寒温畢仰談名理客甚有才辯與言良久及鬼神事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耶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便滅阮嘿然大惡之年餘卒

東晉王綏爲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於牀而血流淋漓俄拜荆州刺史坐其父愉之謀與弟納並被誅

晉元帝大興三年十二月謝平妻生女墮地濆濆有聲須臾便死鼻目皆在項上面處如項口有齒都連爲一胸如鑿手足爪如鳥爪皆下勾此亦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後二年王敦反有石頭之敗

符健時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符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不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下靖獄會霖雨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履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迹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嘆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乃赦之

宋文帝元嘉末長廣人病差使能食而不得臥一飯輒覺身長如此數日頭遂出屋段究爲州刺史度之長三丈復還漸縮如舊經日而亡俄而文帝爲凶劭所害

梁武帝太清元年丹陽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頂上大如兩歲兒墮地而言曰兒是旱疫鬼不得住母曰汝當令我得過疫鬼曰有上官何得自由母可急作絳帽故當無憂母不暇作絳帽以絳繫髮自是旱疫者二年楊徐充豫尤甚莫氏鄉鄰多以絳免他士效之無驗

梁武帝天監十五年七月荊州市殺人而身不擅首墮于地動口張目血如竹筒直上丈餘然後如雨細下是歲荊州大旱此寃氣之應

後魏肅宗熙平二年幷州祈縣人韓僧眞女從母右脇而出胡太后令付掖庭養之太后臨朝爲元人劉騰幽於永巷後竟被爾朱榮沈於河魏室因茲大亂

後魏時有高句麗者出於夫餘其先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爲夫餘王閉於宮中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犬豕犬豕不食棄之於野衆鳥以毛茹之夫餘王割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之暖處有一男子破殼而出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後夫餘王追殺之東南走遇大水欲濟無梁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於是魚鱉並浮爲之成橋得渡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爲氏

後齊高洋天保中臨漳有婦人產子二頭共體是後政由奸佞上下無別兩頭之應也

後周武帝時有強練者佯狂持一瓢至宇文護門而擊破之曰身尚可子苦矣時護專政因朝太后帝擊殺之發兵捕其諸子皆被楚毒而死強練又行乞于市人或遺之粟麥輒以無底袋受之因大笑曰盛空

未幾周滅隋高祖移都長安城爲虛矣

陳後主禎明二年有神自稱老子游於都下與人對語而不見形言吉凶多驗得酒輒飲之經三四年乃去有船下忽聞人言明年亂視之得死嬰兒長三尺而無頭明年陳亡

陳周文育爲鎭南將軍初文育據三陂時有流星墜其聲如雷地陷方二丈中有碎灰數斗又軍市中忽聞小兒啼一市並驚聽之在土下軍人掘得木棺長三尺文育惡之俄而見殺

北齊爾朱世隆爲尚書令當晝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怖就視而寢如故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去意殊不適不久被誅

隋文帝仁壽二年西河有胡人乘騾在道忽爲回風所飄幷一車上千餘夫乃墜皆碎焉京房易傳曰衆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後二年漢王諒在幷州潛逆謀亂車及騾騎之象也升空而墜顚沛之應也天戒若曰無妄動車騎終當覆敗而諒不悟及高祖崩諒發兵反州縣響應衆至數十萬月餘而敗

隋煬帝大業元年雁門人房回安母年百歲額上生角長二寸洪範五行傳曰婦人陰象也角兵象也下反上之應是後天下果大亂陰賊圍帝於雁門

隋煬大業七年正月朔旦有盜衣白練裙襦手持香花自稱彌勒出世入建國門奪衛士仗將爲亂齊王暕過而斬之後三年楊玄感作亂引兵圍洛陽戰敗乃伏誅

武后神功元年二月庚子有人走入端門又入則天門至通天宮門守門者及杖衛不知覺時來俊臣婢

產一肉塊。如三升器。剖之有赤蟲。須臾化爲蜂。螫人而去。

武后時。武三思置一妾絕色。士大夫皆訪觀之。狄梁公亦往焉。妾逃遁不見。三思搜之。在於壁隙中語曰。我乃花月之妖。天遣我奉君談笑。梁公時之正人。我不可以見。蓋端人正士。精爽清明。鬼神魑魅。自不敢近。所謂德重而神欽。鬼神之所以近人者。皆由人之精爽自不足爾。

咸通十三年四月。大原晉陽民閒有嬰兒兩頭異頸。四耳聯足。此天下不一妖也。

集異志卷之二

天寶五載。楊愼矜爲御史中丞。愼矜至洛陽正食。忽見一鬼物長丈餘。朱衣冠幘。立于其後。愼矜叱之。良久不滅。以熱羹殺之方滅。未幾因罪下獄死。

周赧王二十九年。宋有雀生鸇於城之陬。史占之曰。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宋康王喜。起兵滅滕伐薛。東敗齊。南敗楚。西敗魏。與齊魏爲敵。欲霸之亟成。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又爲長夜之飲。天下之人謂之桀宋。齊湣王起兵伐之。民散城不守。宋王奔魏。死於溫。

漢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羣鬬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時楚王戊暴逆無道。與吳王謀反。烏羣鬬者師戰之象。白頸者小明小者敗也。墮於水。將死水地。其後王戊反。兵敗走。爲人所殺。

漢景帝元鳳元年。有烏與鵲鬬燕王宮池上。烏墮地死。時燕王旦謀爲亂。未幾伏辜。

漢成帝河平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鼓。焚其巢虜子。孫通等聞山中羣烏鼓鵲聲往視。見巢燃盡墮地中。有三鼓殼。樹大四圍。巢去地五丈五尺。太守以聞鼓貪虐之類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泰山岱宗五岳之長。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也。其後趙飛燕得幸。立爲皇后。姊妹尊寵。後宮有子者殺之。幷害其母。帝崩。后坐誅。此焚巢殺子號咷之應也。一曰。王莽貪虐而任社稷之重。卒爲易姓之禍云。

漢靈帝中平三年八月中懷陵上有萬餘爵先極悲鳴已因亂鬬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六月靈帝崩大將軍何進以內寵外嬖積惡日久欲悉糾黜以隆更始初政而太后持疑事久不決進從中出省內見殺

魏明帝景初元年凌霄閣始構有鵲巢其上鵲體白黑雜色帝以問高唐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於是帝改容動色

晉孝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鷺出蒼者飛翔沖天白者止焉陳留董養曰步廣周之秋泉盟會地也白者金色晉也蒼爲胡象是後劉元海石勒相繼亂華

晉安帝永熙三年龍驤將軍朱猗戍壽陽婢炊飯忽有羣鳥集竈競來啄噉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兩鳥餘鳥因共啄殺狗又噉其肉惟餘骨存明年六月猗死此其應也

晉安王子勛僭號之日雷雨晦合行禮忘稱萬歲其夕有鳩棲於輦中鴟集其幰又有禿鶖集城上後以安陸王子綏爲司徒又有鴟棲其帳上尋敗皆伏誅

陳後主時蔣山有衆鳥鼓翼而鳴曰奈何帝京房易飛侯曰鳥鳴門闕如人音邑且亡蔣山吳之望也鳥於上鳴吳邑空虛之象及陳亡建康爲墟又陳未亡時有一足鳥集於殿庭以觜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成灰獨足者叔寶獨行衆無之應也盛草成灰陳政蕪穢被隋火德所焚除也叔寶至長安館於都水臺上高臺之意也

咸通中吳越有異鳥極大四身三足鳴山林其聲曰羅平占曰國有兵人相食此後荒亂相繼

晉懷帝永嘉四年五月大蝗自幽幷晉冀至于秦雍草木牛馬毛鬣皆盡是時天下兵起漁獵生民國家惟任司馬越荀藩三人競爲暴刻經略無法故有此異

貞觀二年六月京畿旱蝗太宗在苑中掇蝗祝之曰人以穀爲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但當食我無害百姓將吞之侍臣懼帝致疾遽以爲諫帝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

高宗嘗患頭風召名醫于四方終不能療宮人有自陳世業醫術請修藥餌者帝許之初穿地置藥爐忽有一蠆蝦躍出色如黃金背有朱書武字宮人不敢匿奏之帝頗驚異遂命放於苑地宮人別穿地得蝦蠆如初帝深以爲不祥命殺之其夕宮人暴卒後武后竟革命

後漢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化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臣切推之頭无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其事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破壞四方

隋文帝開皇中有人上書言頻歲以來雞鳴不鼓翅頷掖下有物而妨之翮不得舉肘腋之臣當爲變矣書奏不之省其後大臣多被夷滅諸王廢黜太子幽廢

後魏孝文太和元年五月京師有雌雞二頭上生冠如角時文明太后臨朝信用羣小之應

玄宗好鬬雞貴臣外戚皆尚之貧者或弄木雞識者以爲雞酉屬帝生之歲鬬者兵象

夏后氏之衰。有二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去之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于是布幣策告之。龍亡而漦在。乃匱藏之。其後夏亡。傳匱於殷周三代莫發。至厲王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也。厲王使婦人贏而譟之。漦化爲玄黿入後宮。妾遇之而孕。生子懼而棄之。宣王立。童謠曰。檿弧（桑弓）箕服（箕草爲箭袋也）寔亡周國。後有夫婦鬻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既去。見處妾所棄妖子。聞其夜號哀而收之。遂亡奔褒。後褒人有罪。入妖子以贖。是爲褒姒。幽王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而立褒姒伯服代之。廢后之父申侯與鄫（國名）西夷犬戎共攻殺幽王。劉向以爲夏后季世。周之幽厲。皆悖亂逆天。故有龍黿之怪。

魯莊公時。有內蛇與外蛇鬬鄭南門中。內蛇死。先是鄭厲公刼相祭仲逐兄昭公代立。後厲公出奔。昭公復入。死。子儀代立。厲公自外刼大夫傅瑕使戮子儀。此外蛇殺內蛇之象也。蛇死六年而厲公立。莊公問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故有妖。

晉昭公十九年。龍鬬於鄭時門之外洧淵。鄭以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強吳。時子產任政。內惠於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無患。能以德消變之效也。

漢惠帝二年五月癸酉旦。有兩龍見於蘭陵廷東里溫陵井中。至乙亥夜去。劉向以爲龍貴象。而困於庶人井中。象諸侯將有幽執之禍。其後呂太后幽殺趙王。諸呂亦殺滅。

漢靈帝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座上。是時靈帝專任宦者。王室微弱。

晉愍帝建興二年十一月抱罕羌妓產一龍子色似錦文常就母乳遙見神光少得就視未久帝竟淪沒

晉武帝咸寧中司徒府有二大蛇長十許丈居廳事平橑上而人不知但府中怪數年數失小兒及諸犬之屬後有一蛇夜出被刃傷不能去乃覺之發徒攻擊移時乃死漢靈帝時蛇見御座楊賜以爲帝溺於酒色之應

晉武帝太康五年正月癸卯二龍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百僚將賀劉毅獨表曰昔龍蔡夏庭禍發周室龍見鄭門子產不賀帝答曰朕德政未修未有以應受嘉祥遂不賀也

晉惠帝元康五年三月癸巳臨淄有大蛇長十餘丈負二小蛇入城北門徑從市入漢城陽景王祠中不見時齊王冏雖建興復之功而驕陵取禍此其徵也

晉明帝太寧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樹中每出頭從人求食尋有王敦之逆

梁武帝大同十年夏有龍夜因雷而墮延陵人家井中明旦視之大如驢將以戟殺之俄見庭中及室中各有大蛇如數百斛船家人奔走後侯景反幽殺簡文於酒庫宗室王侯皆幽死

梁元帝時有二龍自南郡城西升天百姓聚觀五彩分明江陵故老竊相泣曰昔年龍出建康秦淮而天下大亂今復有焉禍至無日矣帝聞而惡之踰年遷禍韓族殲焉此眚祥也

晉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蚩作聲曰韓尸尸識者曰韓氏將尸也言尸尸者盡死也其後韓謐誅而爲周時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

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其後三世亡嗣。王莽簒位。

吳孫權赤烏十三年八月。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洪水溢。劉歆以爲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吳雖稱帝。其實列國。灾發月陽。天意見之。後二年而權薨。又二十六年而吳亡。

晉惠帝元康四年。蜀郡山崩殺人。五月壬子。壽春山崩洪水出。城壞地陷方三十丈殺人。六月壽春大雷。由崩地折。人家陷死。上庸郡亦如之。九月居庸地裂。廣三十六丈。長八十四丈。水出大饑。上庸四處山崩地墜。廣三十丈。長一百三十丈。水出殺人。皆賈后亂朝之應也。

武后垂拱二年九月己巳。雍州新豐縣露臺鄉大風雨震電。有山湧出。高二十丈。有池周三百畝。池中有龍鳳之形。禾麥之異。武后以爲休應。名曰慶山。荊州人俞文俊上言。天氣不和而寒暑隔。人氣不和而贅瘤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居陽位。變易剛柔。故地氣隔塞。山變爲灾。陛下以爲慶。山臣以爲非慶也。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恐灾禍生。后怒流于嶺南。永昌中。華州出水。南岸大山晝日忽昏風。有聲隱隱如雷。頃之漸移東數百步。壅赤水壓溉。村民三十餘家。高二百餘丈。水深三十丈。坡上草木宛然。金滕曰。山徙者人君不用道。祿去公室。賞罰不由君。佞人執政。厥乃女主不出五年有走王。其後武后廢睿宗而簒唐。

玄宗開元十七年四月乙亥。大風震電。藍田山摧裂百餘步。畿內山也。占曰。人君德消政易則然。天寶十一載六月。號州閔鄉黃河中女媧墓。因大雨晦冥失所在。至乾元二年六月乙未。瀕河人聞有風雷。曉見

其墓湧出。下有巨石。上有雙柳。各長丈餘。時號風陵堆。占曰。塚墓自移天下破。

魯襄公二十三年。穀洛水鬬。將毀王宮。以傳推之。以四瀆比諸侯。穀洛其次卿大夫之象也。爲卿大夫將分爭以危亂王室也。後數年有如日者五。是歲早隕霜。靈王崩。景王立。二年儋桓欲殺王而立王弟佞夫。佞夫不知。景王幷誅佞夫及景王死。五大夫爭權。或立子猛。或立子朝。王室大亂。

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秦有連坐之法。棄死於道者鯨。網密而刑虐。加以征伐橫出。殘滅隣國。至於變亂五行。氣色謬亂。

漢桓帝延熹八年四月。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靈帝建寧四年三月。河水清兼旬。郭璞曰。大河之實。黃濁數千里而不可澄清者也。凡物反常爲妖。濁而忽清。猶地而出堆阜。山而沸泉湧。非所當有。變異之象也。故裴楷言自古未有河清者。後世乃以爲大慶。君臣動色。載于年號。著於邑名。形於歌詠。紀于史牒。不亦異乎。至若大海朝宗。衆流自排。並岸風水激薄。沙泥渾汚之處。則萬里停澄。未嘗濁也。而佞人諂媚。又有以海清爲賀者。不亦異之甚乎。

晉武帝太康五年四月。魯國池水變赤如血。七年十月。河陰雨赤雪二尺。是後四載帝崩。王室遂亂。

晉穆帝昇平三年二月。涼州城東池中有火。四年四月。姑臧澤水中又有火。明年。張天錫殺中護軍張邕。邕執政之人也。

陳宣帝大建十四年七月。江水赤如血。自建康西至荊州。禎明中江水赤。自方州東至海。占曰。法嚴刑酷。

傷水性也。五行變節。陰陽相干。氣色謬亂。敗亡之象。京房曰。水化爲血。兵且起。其後爲隋所滅。

隋高祖武德七年。河間王孝恭征輔公祐。宴羣師于舟中。孝恭以金盌酌江水將飲之。則化爲血。孝恭曰。盌中之血。公祐授首之兆。

武后時。來俊臣井水變赤如血。井中常有吁嗟之聲。俊臣酷吏也。

神龍二年二月壬子。洛陽城東七里地色如水。樹木車馬歷歷見影。漸移至都。月餘乃滅。長安街中往往見水影。昔苻堅之將死也。長安嘗有是異。

大曆末。深州東鹿縣中有水影。長七八尺。遙望見人馬往來如在水中。及至前不見水。

咸通八年七月。泗州下邳雨湯。殺鳥雀。水沸于火。則可以傷物也。雨者自上而降。鳥雀民象。

漢高后三年夏。漢中南郡大水。水出流四千餘家。四年秋。河南大水。伊洛流千六百餘家。汝水流八百餘家。八年夏。漢中南郡水復出。流六千餘家。南陽沔水流萬餘家。是時女主獨治。諸呂相王。

漢文帝十有二年十一月。河決東郡。後三年秋大雨。晝夜不絕三十五日。藍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涇壞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時新垣平得幸。立渭陽五帝廟。郊見上帝。後歲餘謀爲逆夷戮。又匈奴數犯北邊。殺掠甚衆。漢連歲征討。

漢殤帝延平元年五月。羣國三十七大水傷稼。董仲舒曰。水者陰氣盛也。是時帝在襁褓。鄧太后專政。

漢安帝永初元年冬十月辛酉。河南新城山水暴至。突壞民田。壞處泉水出深三丈。是時司空周章等以

鄧太后不立皇子勝而立清河賸子。謀欲廢置。十一月事覺。司空被誅。是年四十一郡國水出。漂沒人民。

占曰。水者太陰之精也。陰氣盛洋溢者。小人專制擅權之意。

晉武帝咸寧二年七月癸亥。河南魏郡暴水。殺百餘人。閏月荊州郡國五大水。流四千餘家。是年採擇良家子女。露面入殿。帝親簡閱。務在姿色。不訪德行。有簒匿者以不敬論。縉紳愁怨。天下非之。陰盛之應也。

太康二年六月。泰山江夏大水。泰山流三百家。殺六千餘人。江夏亦殺人。時平吳後王濬爲元功。而詆勑妄加。荀賈爲無謀。而並蒙重賞。收吳姬五千納之後宮。此其應也。

晉惠帝元康六年五月。荊揚二州大水。是時賈后亂朝。寵樹賈郭。女主專政。陰氣盛之應也。八年五月。金墉城井溢。漢志成帝時有此妖。後王莽僭逆。今有此妖。趙王倫簒位。倫廢帝於此城。井溢所在。其天意也。

九月荊揚徐冀豫五州大水。是時賈后暴戾滋盛。韓謐驕猜彌扇。卒害太子。旋以禍滅。

晉安帝元興二年十二月。桓玄簒位。其明年二月庚寅夜。濤水入石頭。商旅方舟萬計。漂敗流斷。骸胔相望。江左雖頻有濤變。未有若斯之甚。三月義軍克京都。玄敗走。遂夷滅之。

開元八月夏。契丹寇營州。發關中卒援之。宿澗池之關門。營穀水上。夜半山水暴至。萬餘人皆溺死。六月庚寅夜。穀洛溢入西上陽宮。宮人死者十有七八。畿內諸縣田稼廬舍蕩盡。掌衞兵溺死千餘人。京師與道坊一夕陷爲池。居民五百餘家皆沒不見。是年鄧州三鴉口大水。塞谷。或見二小兒以水相沃。須臾有蛇大十圍。張口仰天。人或斬射之。俄而暴雷雨。漂溺數百家。

昔元帝大興四年。盧江灊縣何旭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一母犬。青黎色。狀甚羸瘦。走入草中。不知所在。視其處有二犬子。一雌一雄。哺而養之。雌死雄活。及長爲犬善噬野獸。其後旭里中爲蠻賊所害。

昔懷帝永嘉元年。洛陽地陷。有蒼白二鵝出。蒼者飛翔沖天。白者止焉。時言白者金色。晉以金旺。國之行也。蒼爲胡人之象。其可盡言乎。白者止而蒼者沖天。晉衰而胡人強盛之徵。其後劉淵石勒相繼亂華。晉室東渡。

晉成帝咸寧初。地生毛。孫盛以爲人勞之應也。

晉安帝元興三年五月。陵江地生毛。未幾。陵江有兵禍。

荊齊高帝建元元年。荊州人井湖出綿。人用與常綿不異。齊二十餘年而亡。此短祚之徵。

北齊武成帝河清元年九月。滄州及長城下地多生毛。或白或黑。長四五寸。時北築長城。人苦勞役。

武后垂拱元年九月。淮南地生毛。或白或蒼。長者尺餘。偏生牀下。揚州尤甚。大如馬鬣。焚之臭如燎毛。占曰。兵起民不安。三年魏州地出鐵如船。數十丈。武威郡石化爲麪。貧乏者取以給食。此武后僭亂。不久滅亡之徵。

集異志卷之三

晉獻公時童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袀服振振（袀音均戎衣也）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是時虢爲小國介夏陽之陘估虞國之助抗衡于晉有抗陽之節失臣下之心晉獻公伐之問于卜偃曰吾其濟乎（師古曰卜偃晉大夫主卜者）偃以童謠對曰克之于月朔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時此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師滅虢虢公醜奔周

文成之世童謠曰鸛之鴿之公出辱之鸛鴿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焉鸛鴿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鸛鴿之巢遠哉搖搖褷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鴿鸛鴿往歌來哭至昭公時有鸛鴿來巢公攻季氏敗出奔齊居外野次乾侯八年死於外歸葬魯昭公名裯公子來立是爲定公

漢成帝時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其後帝爲微行出遊常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過河陽公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故曰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張公子謂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謂宮門銅環銅色青故曰倉琅言將尊貴也後遂立爲皇后與弟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者也

漢成帝時歌謠又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古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桂亦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雀巢其顛也

漢武帝太初二年。大月氏國貢雙頭雞。四足一尾。鳴則俱鳴。武帝置甘泉故館。更以餘雞配之。得種類而不能鳴。諫者云。牝雞無晨。惟家之索。今乃反顧長安哀鳴。故有謠言曰。三七末世雞不鳴。犬不吠。宮中荊棘亂相繼。當有九虎爭爲帝。至王莽之篡。將軍有九虎之號。

後漢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曰。諧不諧。在六眉。得不得。在河北。是時更始在長安。漢光武爲大司馬。平定河北。後更始爲赤眉所殺。世祖自河北興。

漢光武建武六年。蜀有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是時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曰五銖。漢時錢名。明當復也。述遂敗滅。述一作述

漢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按順帝卽世。孝質短祚。大將軍梁冀貪立幼主。久專國柄。太尉李固以清河王年長有德。欲立之。冀白太后。策免固而立桓帝。固是月幽死于獄。暴尸道路。而胡廣趙戒袁湯俱封侯。

漢桓帝初。天下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爲諸君鼓龍胡。按元嘉中涼州諸羌俱反。大爲民害。命將出師。每戰常敗。中國益發甲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收穫。吏買馬。君具車。言調發重。且及有官者也。請爲諸君鼓龍胡者。不敢公言。私相咽語。

漢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吏。子爲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石上慊慊舂黃粱。粱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相怒。按此皆爲貪政也。城上烏尾畢逋

者。處高利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斂也。公爲吏子爲徒者。言蠻夷將叛逆。父既爲軍吏。其子又爲卒徒。往擊之也。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往討胡。既死矣。後又遣百乘車往。班班入河間者。言上將崩。乘輿班班入河間迎靈帝也。河間妒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靈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爲堂也。石上慊慊舂黃粱者。言永樂雖積金錢。慊慊然常苦不足。使人舂黃粱而食之。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相怒。言永樂教靈帝使賣官受錢。所祿非其人。天下忠義之士怨望。欲擊鼓以求見丞相。立鼓者亦復諂順。怒而止我也。

漢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平。不避豪家及大姓。按延熹之末。鄧皇后以譴自殺。乃以竇貴人代之。其父名武。字游平。拜城門校尉。及太后攝政。爲大將軍。與太傅陳蕃合心戮力。惟德是建。印綬所加。咸得其人。豪貴大姓。皆絕望矣。

漢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饒。音撓。按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茅。喻羣賢也。井者法也。時中常侍管霸等專作威福。禁錮羣人。茅田一頃者。言羣賢衆多也。中有井者。言雖阨窮。不失法度也。四方纖纖不可整者。言愚奸大熾。不可整理。嚼復嚼者。京都飲酒相強之詞。言肉食者鄙。不恤王政。徒耽宴飲。歌呼而已也。今年尚可。言但禁錮。後年饒者。陳寔被誅。天下大壞。

漢靈帝之末。京都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邙。按中平六年史侯皇子辨養於道人史珍家。故號史侯。登踞

至尊。未有爵號。爲中常侍段珪等數千人所執。公卿百官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來還。此爲非侯非王上北邙者也。

吳孫亮初童謠曰。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篾鈎絡。於何相求常子閣。子閣者反語石子岡也。鈎絡鈎帶也。及諸葛恪死。果以葦席裹身。篾束其腰。投之石子岡。後聽恪故吏收斂。求之北岡云。

吳孫休永安二年。將守質子羣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昇。仰視若曳一疋練。有頃沒。干寶曰。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魏與吳蜀並戰國。三公鋤司馬如之謂也。

吳孫皓天紀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游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武帝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吳江西衆軍無過者。而王濬先定秣陵。

晉武帝太康三年平吳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莫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于時吳人皆誦在孫氏子孫。故竊發爲亂者相繼。按橫目者四字。自吳亡至元帝興。幾四十年。元帝興於江東。皆如童謠之言焉。元帝懦而少斷。局縮肉者有所斥也。

晉惠帝元康中。洛中童謠曰。南風起。吹白沙。遙望魯國何嵯峨。十歲觸髏生齒牙。又曰。城東馬子莫嘷哟。比至來年纏汝髮。南風賈后字也。白晉行也。沙門太子小名也。魯賈謐國也。言賈后將與謐爲亂。以危太子。而趙王囚殺。咀嚼豪賢。以成簒奪。不得其死之應也。

晉惠帝元康中天下商農著大鄴目時童謠曰屠蘇鄴目覆兩耳當見瞎兒作天子及趙王倫簒位其實目眇焉趙王倫既簒洛中童謠曰獸從北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城看水從西來河灌灌數月而齊王成都河間義兵同會殺倫案成都西藩而在鄴故曰獸從北來齊東藩而在許故曰龍從南來河間水源而在關中故曰水從西來齊留輔政居于宮西又有無君之心故言登城看也

晉太安中童謠曰五馬遊渡江一馬化爲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死惟琅邪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矣

晉安帝隆安年間百姓忽作懊儂之歌其曲曰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撷尋而桓玄簒位義旗以三月二日平定京都誅之玄之宮女及逆黨之家子女妓妾悉爲軍賞東及甌越北流淮泗人皆有獲故言其時則草可結言其事則女可撷也桓玄既簒童謠云草生及馬腹鳥啄桓玄目及玄敗走至江陵時正五月中被誅正如其期焉

晉明帝太寧初童謠曰側側力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及明帝崩成帝幼爲蘇峻所逼遷于石頭御饍不足此大馬死小馬餓也高山峻也又言峻尋死石峻弟蘇石也峻死後石據石頭尋爲諸公所破是崩山石破之應也

晉東海王越高密王泰之次子也迎惠帝還都洛陽爲太傅錄尚書時洛中有童謠曰洛中大鼠長尺二若不早去大狗至及苟晞將破汲桑又謠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楛爲狗作由是越惡晞奪其兗州

隙難遂搆焉。

晉哀帝隆和初。童謠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頭。陛下徒出走。朝廷聞而惡之。改年曰興寧。人復歌曰。雖復改興寧。亦復無聊生。哀帝尋崩。升平五年而穆帝崩。不滿斗升平不至十年也。

晉時符生初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弟在洛門之東。符生不知是應苻堅。以謠之故。誅其侍中太師錄尚書事魚遵及七子十孫。時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眼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擾之。

苻堅初童謠曰。阿堅牽連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河邊。及堅在位三十年。敗於淝水。是其應也。又謠語云。河水清復清。苻堅死新城。及堅爲姚萇所殺於新城。復謠歌云。魚羊田斗當滅秦。識者以爲魚羊鮮也。田斗卑也。堅自號秦。言滅之者鮮卑也。其羣臣諫堅令盡戮鮮卑不從。及淮南敗還。初爲慕容冲所攻。卒爲姚萇所殺。

苻堅滅燕。慕容冲姊爲清河公主。年十四而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宮。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堅乃出冲。長安又謠曰。鳳凰凰。止阿房。堅以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之。冲小字鳳凰。後終爲堅敗。入止阿房城焉。

梁武帝天監三年六月八日。武帝講佛經於重雲殿。沙門誌公忽然歌儛樂。須臾悲泣。因賦五言詩。樂哉

二十餘悲哉五十裏但看八十三子地妖灾起佞臣作欺妄賊臣滅君子若不信吾語龍時侯賊起且至馬中間啣悲不見喜梁自天監至於大同三十餘年江表無事至太清二年臺城陷帝享國四十八年所言五十裏也太清元年八月十三日而侯景自懸瓠來降在丹陽之北子地帝惑朱异之言以納景景之作亂始自戊辰之歲至午年帝憂崩

隋煬帝大業中童謠曰桃李子鴻鵠遶陽山宛轉花林裏莫浪語誰道許其後李密坐楊玄感之逆爲吏所拘在路逃叛潛結羣黨自陽城山而來襲破洛口倉後復屯兵苑內莫浪語密也宇文化及自號許國尋亦誅滅誰道許者蓋驚疑之詞也

玄宗時童謠曰燕燕飛上天上天女兒鋪白氈氈上有千錢時幽州又有謠曰舊來誇載竿今日不堪看但看五月裏清水河邊見契丹其後祿山反

漢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京師相驚言大水至渭水泥上音斯地名小女陳持弓小女名也年九歲走入橫城門入未央宮尚方掖門殿門門內諸衞護者莫見至句盾禁中而覺得句音鉤句盾少府之官舍也民以水相驚者陰氣盛也小女而入宮殿中者下人將因女寵而居有宮室之象也名曰持弓有似周家櫜弧之義是時帝母王太后弟鳳始爲上將秉國政天知其後將滅天下而入宮室故象先見也

漢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藁或掫藁禾稈掫麻稭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詔籌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或被髮徒跣或夜折關或踰牆入或乘車騎奔馳以至驛傳行經歷郡國三十六至京師其夏京師郡國民聚

會里巷阡陌張博具（博具也）戲之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毋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樞門臼也）是時帝祖母傅太后驕與政事。故杜鄴對曰。春秋災異。以指象爲言。語籌所以紀數。民陰水類也。水以東流爲順。走而西行。反類逆上。象數度放溢。妄以相予。違忤民心之應也。西王母婦人之稱。博弈男子之事。於街巷阡陌明離闌內（闌門檻也）與疆外臨事盤樂炕陽之意。白髮衰年之象。體尊性弱。難理易亂。門人之所由樞其要也。居人之所由制持其要也。其明甚著。今外家丁傅。並侍帷幄。布於列位。有罪惡者不坐辜罰。亡功能者畢受官爵。此指象昭昭。以覺聖朝。柰何不應。後哀帝崩。成帝母王太后臨朝。王莽爲大司馬。滅丁傅。一曰丁傅所亂者小。此實乃王太后莽之應也。

王莽始建國元年。長安狂女子碧（碧女子名也）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莽收捕殺之。

漢靈帝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賁寺東壁中有黃人。形容鬢眉良是。觀者數萬。省中悉出。道路斷絕。到中平元年二月。張角兄弟起兵冀州。自號黃巾三十六萬。四面出師。將師星布。吏士外屬。因其瘦餒。幸而勝之。

晉惠帝永寧初。齊王冏唱義兵誅亂。乘輿反正。忽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奇產。門者詰之。婦曰我截臍便去耳。其後冏果斬戮。

晉大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即收斬之。干寶以爲禁庭尊

祕之處。今賤人徑入而門殿不覺者。宮室將虛而下人踰之妖也。是後帝北遷鄴。又遷長安。宮闕遂空焉。

晉元帝永昌二年。大將軍王敦下據姑熟。百姓訛言。蟲病食人大孔。數日入腹則死。療之有方。當得白犬膽以爲藥。自淮泗遂及京都。數日之間。百姓驚擾。人人皆自云已得蟲病。又云始在外時。當燒鐵以灼之。於是翕然被燒灼者十七八矣。而白犬暴貴。至相侵奪。其價十倍。或有自云能行燒鐵灼者。賃灼百姓。日得五六萬餽。而後已。四五日漸靜。說曰。夫裸蟲人類。而人爲之主。今云蟲食人。言本同臭類而相殘賊也。自下而上。明其逆也。必入腹者。言害由中出。不由外也。犬有守衛之性。白者金色。而膽用武之主也。中興之際。大將軍本以腹心受伊呂之任。而元帝末年。遂改京邑。明年諒闇。又有異謀。是以下逆上。腹心內爛也。及錢鳳沈充等逆兵四合。而爲王師所挫。踰月而不能濟。北水中郎劉遐及淮陵內史蘇峻率淮泗之衆以救朝廷。故其謠言首作於淮泗也。朝廷卒以弱制強。罪人授首。是用白犬膽可救之效也。

晉太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鬬族。後王國寶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桓玄初改年爲大亨。遐邇讙言曰。二月了。故義謀以仲春發也。玄篡位又改年爲建始。以與趙王倫同。又易永始。永始復是王莽受封之年也。

苻堅時有人於光明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嗟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祕書監朱彤等因請戮鮮卑。堅不從也。

齊武帝時。文惠太子立樓觀於鍾山下。號曰東田。太子屢游幸之。東田反語爲顛童也。武帝又於青溪立

宮號曰傷宮反之窮慶也至鬱林王果以輕狡而至於窮又武帝子史姓皇名太子武帝曰皇太子非名之謂於是移點於外易名犬子處士何點曰太子者天地之所懸三才之所係令化而爲犬不得立矣既而文惠太子薨鬱林海陵相繼廢黜此其驗也

貞觀十七年七月民訛言官遣張根殺人以祭犬猲云其來也身衣狗皮鐵爪每於闇中取人心時而去於是更相震怖每夜驚擾皆引弓劍自防無兵器者削竹爲之郊外不敢獨行太宗惡之令通夜開諸坊門宣旨慰諭月餘乃止

晉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襲王敦還家多變怪覽鏡不見其頭此金失其性而爲妖也尋爲敦所滅

陳後主禎明二年五月東冶鐵鑄有物赤色大如斗自天墜銘所隆隆有聲鑪飛破屋而四散燒人家東冶者陳人鑄兵之所鐵飛爲變金不從革之應天戒若曰陳國小兵弱其後遂亡

隋堯君素守蒲州兵器夜有光如火火鑠金火金所畏也敗亡之象

元和中翰林院有鈴夜中文書入則引之以代傳呼長寧中河北用兵鈴輒自鳴與軍中息耗相應聲急則軍事急聲緩則軍事緩

漢昭帝時昌邑王賀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郎中龔遂遂曰熊野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賀不改悟後卒失國

晉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猛獸此毛蟲之孽也識者爲其文曰武形有虧金獸失儀聖主應天斯異

何爲言兆亂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干寶以爲獸者陰精居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六水數言水數既極火患得作

王莽地皇元年七月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藏在室匣中出自樹立外堂上良久乃垂地吏卒見者以聞莽惡之

漢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所謂愁眉者細而曲折啼妝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作一邊梁冀別傳曰冀婦女又有不脚上髻折腰步者足不在體下齲齒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家所爲京師翕然諸夏皆放此服妖也梁冀一世上將婚媾王室大作威福將危社稷天戒若曰兵馬將往收捕婦女憂愁戚眉啼泣吏卒掣頓折其腰脊令髻傾邪雖強語笑無復氣味也至延熹二年舉家遭滅

漢桓帝延熹中梁冀誅後京都幘顏短耳長短上長下時中常侍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在帝左右縱其讒慝海內慍曰一將軍死五將軍出家有數侯子弟列布州郡賓客雜襲騰蓁上短下長與梁冀同占到其八年桓帝因日食之變乃拜韓演爲司隸校尉以次誅之京都正清

晉孝武太元中帝每聞手巾箱中有鼓吹鞞角響於是請僧齋會夜見一臂長三丈餘手長數尺來摹經案帝是歲崩天下大亂

後齊武平時後主於苑內作貧兒村親衣縕縷之服而行乞其間爲笑樂多令人服烏衣以相執縛後主

果爲周所敗。被虜於長安而死。妃后窮困。至以賣燭爲業。又婦人皆翦剔以著假髻。而危邪之狀如飛鳥。至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宮內爲之。被於四遠。天戒若曰。元首翦落。危側當走西也。又爲男子者肩背狹細。名曰盡勢。遊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脚上跳。且唱曰高末。末之言蓋高氏運祚之末也。

集異志卷之四

漢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箜篌胡笛胡舞。京城貴戚皆競爲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乃擁胡兵填塞街衢。虜掠宮掖。發掘園陵。

漢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爲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軿以爲騎從。互相侵奪。價與馬齊。夫陸行者莫如馬。驢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擯子紛始自宮中。天下化之。其後賈后廢害太子之應也。

晉太元中。公主婦女必緩鬢傾髻。以爲盛飾。用髮既多。不可恆戴。乃先於木及篦上裝之。名曰假髻。或曰假頭。至于貧家不能自辦。自號無頭。就人借頭。遂布天下。無幾時。孝武晏駕。而天下騷動。刑戮無數。多喪其元。至於大斂。皆刻木及蠟。或縛蒿草爲頭。是假頭之應也。

漢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又昌邑王國社有枯木復生枝葉。眭孟以爲水陰類。下民象。當有故廢之家公孫氏從民間受命爲天子者。昭帝富於春秋。霍光秉政。以孟爲妖言殺之。後昭帝崩無子。徵昌邑王賀嗣位。狂亂失道。霍光廢之。更立衞太子之孫名病已。是爲宣帝。

漢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王伯葬之祖也）墓門梓柱。卒（卒者猝也）生枝葉上出屋。劉向以爲

王氏貴盛。將代漢家之象也。至是王莽簒位。

漢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桂仆地生枝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鬚髮。稍長大。凡六寸一分。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狀。又零陵有樹偃地。圍大六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本。長九尺。餘枯三月。樹卒（卒音猝）自立故處。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自斷。後哀帝在位不久。王莽專政。故有此應。

後漢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槐樹。皆高四尺。其一株宿夕暴長。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鬚鬚髮備具。其後董卓之亂。實擁胡兵。催汜之時。縱橫尤甚。遂窺間宮嬪。剽虐百姓。鮮卑之徒。踐籍畿封。胡之爲害。亦已毒矣。

漢獻帝建安十五年正月。在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亦血出。帝惡之。遂寢病。未幾而崩。

晉惠帝元康九年六月庚子。有桑生東宮西廂。日長尺餘。甲辰枯死。班固稱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居大臣之位。危國亡家之象。朝將爲墟矣。是後孫秀張林用事。遂大亂。又永康元年四月。立皇孫臧爲皇太孫。五月甲子就東宮。桑又生于西廂。明年趙王倫簒位。鴆殺臧。是月壯武國有桑化爲柘。而張華遇害。壯武華之封邑也。

晉孝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人謂之桑樹哭。是時京師虛弱。胡寇交侵。東海王越無衞

國之心。越死洛京亦尋覆沒。桑哭之應也。

晉元帝太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于寶以爲狂華生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華之發。不可久也。其後敦果以逆誅。

晉劉曜時。西明大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忽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脚著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

晉明帝大寧元年九月。會稽剡縣木生如人面。是後王敦稱兵作逆。禍敗無成。

晉海西公太和元年。涼州楊樹生松。天戒若曰。松者不改柯易葉。楊者柔脆之木。今松生於楊。豈非永久之葉將集危亡之地耶。是時張天錫稱雄於涼州。後降苻堅。

齊後主武平五年。鄴城東青桐樹有如人狀。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狀。時後主怠於政事。荒耽酒色。大發徭役。後三歲而亡。木不曲直之效。

齊後主武平三年。鄴宮中有樹大數圍。夜半無故自拔。齊以木德王。無故自拔。亡國之應。其年齊亡。

漢靈帝中平元年夏。陳留郡濟陽陰寃句。離狐成皋陽武城郭路邊生草。悉備龍蛇鳥獸之形。續漢志曰。其狀五色。羽毛頭目翅足皆具。或作人形。操持弓弩。牛馬萬物之狀。是歲黑山賊張角等十餘輩。並起抄掠。后兄何進秉權。漢遂微弱。又董卓兵起。焚燒宮闕之應。

吳孫皓天璽元年。吳郡臨平湖。自漢末穢塞。是時一夕忽開除無草。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

下平。吳尋亡。而九服爲一家。

晉安帝義熙中。宮城上及御道左右皆生蒺藜。蒺藜有刺不可踐而行。生宮墻及馳道。天戒若曰。人君不聽政。雖有宮室馳道。若空廢也。故生蒺藜。

隋高祖時。上黨有人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但見人參一本。枝葉峻茂。因掘去之。其根五尺餘。具體人狀。呼聲遽絕。蓋艸妖也。視不明之咎。時晉王陰有奪宗之計。高祖不悟。聽邪言廢無罪。因此而亂也。

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持璧與客曰。爲我遺鎬池君。（長安西北有鎬池君。則池神也。江神告之。）因言今年祖龍死。（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忽不見。客奉璧始皇使御史視之。即二十八年過江所沈璧也。默然良久曰。山神不過知一歲事也。

劉曜時。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搆五梁。旁西小衰。困囂喪。嗚呼嗚呼。亦牛奮靼其盡乎。時羣下咸賀。以爲勒滅之徵。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於太廟。大赦境內。以終爲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鎮。國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獨言非祥。上忤聖旨。下違衆議。然臣不達大理。竊所未同。何則玉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下。山崩石壞。象國傾人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爲趙所敗。趙因之而昌。今趙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

不在我也。井水竭搆五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搆成趙也。旃者歲之次名作旃也。言歲馭作旃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困謂困敦。歲在子之名。玄黓亦在子之次。言歲馭於子。國當喪亡。赤牛奮軨。謂赤奮若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爲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于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誡悟蒸蒸。欲陛下勤修德化以禳之。

漢成帝鴻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有大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野雞皆鳴。石長一丈三尺。闊厚略相似。傍著岸脅。去地二百餘丈。民呼曰石鼓。凡石鼓鳴。主有兵。是歲廣漢鉗徒謀攻取牢刦。取死囚鄭躬等盜庫兵刦略吏民。後四年尉氏等並起謀反。殺陳留太守。時帝起昌陵。五年不成。此其應也。時起昌陵殺人數萬五年不成

魏明帝青龍元年。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龜。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及鳳麟牛白虎犧璜玦八封列宿孛彗之象。又有文曰大討曹。此晉之符命。而於魏爲妖。

晉惠帝大安元年夏。架湖有大石浮三百步。登岸。民驚譟相告曰。石來。干寶曰。尋有石水入建業。

晉少帝開運元年七月大雨。門內井亭石盆走。水槽有龍首悉飄數十步。而龍首斷。識者曰。石國姓也。石氏其遷乎。後果陷虜。

後趙石季龍時。東海有大石自立。傍有血流。鄴西山石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大武殿畫古賢悉變爲胡。旬餘頭悉縮入肩中。季龍大惡之。

至德二年昭陵石馬汗出。昔周武帝克晉州。齊有石象汗流溼地。此其類也。

漢武帝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去。此火爲變使之然也。其三月涿郡太守劉屈氂爲丞相。後坐祝詛腰斬。

漢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隆隆如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三人驚走。音止還視地。地陷數尺。鑪分爲十一。鑪中銷鐵散如流星皆上去。與征和二年同象。其夏帝舅五人封列侯。元舊王鳳擅政。

譖殺丞相王商。京兆尹王章。許后坐廢。趙飛燕爲后。賊害皇子。成帝亡嗣。

魏明帝青龍中。盛修宮室。西取長安金狄承露槃。槃拆聲聞數十里。金狄泣。於是因留霸城。此金失其性而爲異也。

晉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鐘皆出涕五刻止。前年賈后殺楊太妃於金墉城。而賈后爲惡不止。故鍾出涕。猶傷之也。

晉惠帝永興元年。成都王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火光如懸燭。此輕人命好攻戰。金失其性而爲光變也。天戒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成都不悟。終以敗亡。

晉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川刺史賈逵石碑。生金可採。人盜鑿取以賣。賣已復生。此金不從革而爲變也。五月汲桑作亂。羣寇蜂起。初帝爲清河王世子時。所佩金鈴忽生起如粟者。康王母爲不祥。毀棄之。及後爲惠帝太子。不終于位。卒爲司馬越所殺。

漢劉聰末年犬與豕交于相國府門又交于宮門又交于司隸御史門有豕著進賢冠升聰坐犬冠武冠帶綬與豕並升俄而鬬死殿上宿衛莫有見其入者

貞元四年三月京師民家有豕生子兩首四足首多者上不一也是歲軍州大雨震電有物墮地如豬手足各兩指執赤班蛇食之頃又雲合不復見

隋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聞二豕對話其一曰歲將盡阿爺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答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去天曉主人覺豕不得疑是宿客得之宿客言狀主人如其所言得豕其後蜀王秀得罪文帝將殺之平樂公主救之得全

魯定公時季桓子穿井得土缶得蟲若羊缶即今之盆羊者地上之物出於土中象定公不用孔子之言而聽季氏暗昧不明之應

晉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導厩羊生無後足明年蘇峻破京都導與帝俱幽石頭是其應也

後魏孝文太和二十三年肆州陽曲縣羊生羔一頭二身一牡一牝三耳六足是年帝崩六輔用事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六月繫昌楊悅見雲中二物如羝羊黃色大如新生犬鬬而墜悅獲其一數旬失所在羊國性羊羔子也皇太子勇既升儲貳晉王陰毀之而被廢鬬二羔鬬一羔墜之應也

乾符二年洛陽建春門外因暴雨有物墜地如殺羊不食頃之入地中其迹月餘不滅或以爲雨土也占曰當旱

漢高后八年三月祓霸上。祓音弗除惡之祭也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狗。撄高后掖。忽而不見。卜之。趙王如意爲祟。遂病腋傷而崩。先是高后鴆殺如意。支斷其母戚夫人手足。擩其眼以爲人彘。擩謂敲擊去其精也彘者豕之別名。

魏司馬太傅討公孫淵。父子先時淵家有犬。着絳幘絳衣。又襄城北市生肉有頭目無手足而動搖。占者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

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知其將篡漢世。謀舉義兵。兄宣教授諸生滿堂。羣鵝雁數十在中庭。有犬從外入嚙之。皆驚。比殺之。皆斷頭。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後數日莽夷其三族。

晉元帝太興中。吳郡太守張懋閒齋內牀下犬聲。求而不得。既而地自坼。見有二犬子。取而養之。皆死。尋而懋爲沈克所害。

晉安帝隆安初。吳郡治下狗常夜吐。聚高橋上。下家狗。使善卜者卦之。謂曰。天下將有兵亂。爲禍非止一家。其年張昌反。先略江夏。聘爲將帥。於是五洲殘亂。騁一族滅。

後周建德六年。陽武有獸三。狀如水牛。一黃一赤一黑。赤與黑者鬬。久之。黃者自傍觸之。黑者死。黃赤俱入於河。近牛禍也。黑周所尚色。死者滅亡之象。後數載。隋代周。旌旗尚赤。戎服以黃。

武后長安中。有獻牛無前膊。三足而行者。又有牛膊上生數足。蹄甲皆具。武太后從姊之子司農卿宗晉卿家。牛生三角。皆此武氏滅亡之妖。

漢昭帝元鳳元年。燕王宮永巷中豕出圈。壞都竈。銜其龡六七枚置殿前。時燕王旦與長公主左將軍謀

爲大逆暴急無道竈者養生之本而豕敗竈陳鬴於庭鬴竈將不用宮室將廢辱也燕王不改卒伏其辜

晉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塘人家猳豕產兩子而皆人面如胡人狀其身猶豕占曰豕生人頭豕身者危且亂今此猳豕而產異之甚者也

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京都人家豕產子一頭二身八足是後宰相沈酣不恤朝政近習用事漸亂國綱至於大壞也

晉宋逵爲丹陽內史家犬生三子皆無頭後爲揚州刺史曹武所殺

吳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而頃復起犬又銜衣乃令逐犬遂升車入被害

新野庾謹母病兄弟三人白日待疾常燃火忽見帳帶自捲上自舒下如此數遭須臾又聞牀前聞狗聲卻常舉家共視不見狗止見一死人頭在地其頭猶有血兩眼尚動甚可憎惡其家人懼因夜不曾持出門乃埋於後園中平明往視之出在土上兩眼猶動又埋之後早亦復出乃以磚着頭合埋之自此不復出數日其母遂亡

謝文靜於後府接賓婦劉氏見狗銜謝頭來久乃失所在婦具說之謝容無異色是月薨

漢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王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飼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時燕刺王旦謀反將死之象

李林甫有疾。晨起盥飾。將入朝。命取平日所用書囊。忽覺書囊重於平日。開視之。有二鼠出投於地。卽變爲蒼狗。雄目張牙。仰視林甫。林甫取弓射之。隱然卽滅。林甫惡之。不踰月而卒。而吠聲甚衆。或有夜覘視之云。一狗假有三頭。皆前向亂吠。無幾。孫恩亂於吳會焉。

晉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人家。聞地中有犬聲。掘之得雌雄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經宿失所在。時帝既衰弱。藩王相僭。故有犬禍。

桓玄將拜楚王。已設拜席。羣官部位。玄未及出。有狗來便溺其席。莫不驚怪。玄性猜暴。竟無言者。逐狗改席而已。桓玄無德而叨竊大位。故犬便其席。示其妄據之甚也。八十日玄敗亡。

朱建平善相術。謂應璩云。君年六十三。位爲宰相。當有厄。先此一年。當見一白狗而傍人不見也。璩六十一爲侍中。直內省。欻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遊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年六十三果卒。

齊後主時。犬爲開府儀同。雌者有夫人郡國之號。給兵以奉養。食以粱肉。繒以裋褥。天奪其心。爵加於犬。天意若曰。卿士皆類犬。後主不悟。遂以取滅。

晉庾翼常令郭璞筮其後。璞曰。卿後並貴盛。有白龍者凶徵至矣。後庾翼之孫庾蘊爲廣州刺史。其妾產犬子。不令蘊知。狗益長大。蘊入見狗。眉目分明。而異於衆。後失所在。蘊慨然曰。殆龍乎。後果悉桓氏所滅。金受其敗也。至元康九年。始殺太子。距此十四年。二七十四。火始終相乘之數也。自帝受命。至愍懷之廢。凡三十五年。

晉武帝太康七年丙辰。四角獸見于河間。河間王顒獲之以獻。天戒若曰。角兵象也。四者四方之象。當有兵亂起於四方。後河間王遂連四方之兵作爲亂堦。殆其應也。

長慶二年五月。有自吐蕃至者。稱隴上自去歲以來。出異獸如猴。而腰尾皆長。色青迅猛。見蕃人即捕而食之。遇漢人則否。

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占曰。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姓者。至始皇果呂不韋子。

晉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晉陵牛生犢。一體兩頭。京房曰。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將分之象。迄東晉之世。終不能復中原。

太興元年。武昌太守王諒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三年後死。又有牛一足三尾。司馬彪曰。兩頭者。政出私門。京房曰。足多者。所任邪也。足少者。不勝任也。其後王敦等亂相繼。

晉惠帝大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懼而還。又言曰。歸何早也。尋後牛又人立而行。騁見之。不踰月而卒。

魏齊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後至期更冠幘皂衣出語曰。周南爾日中當死。又不應。鼠復入穴。斯須臾出語如前。日適欲中。鼠入須臾復出。出入轉更數語如前。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更何道。言絕顛蹙而死。即失衣冠。取視具如常鼠。時曹爽專政。競爲比周。故鼠作變也。

晉武帝太康四年。會稽鼈蚑及蟹皆化爲鼠甚衆。復食稻爲灾。時帝聽讒諛。寵任賈充楊駿之應。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集異志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集者　陸勳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楊靜盦）

G一八八六上

嚴